



最美铁路人



每年春运,数以万计的铁路职工在铁路线上辛勤忙碌。乘客们常常见到的只是客运线上的乘务员、售票员、乘警等,还有更多像裘祥庆、崔剑这样的幕后工作人员,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请看他们的故事。



驯服“洋设备”的“土专家”

本报记者 于泳

裘祥庆是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西车辆段轮轴车间一名数控机床维修工,更是一位和“机床”较真的人。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在设备维修电工岗位上干了一千就是30多年,他刻苦钻研,勇于攻关,被工友们称为能驯服“洋设备”的“土专家”。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火车车轴的主要设备只有手动车床。为了保证这发丝一般的加工精度,只有依靠车床师傅们的手艺。“车轴刀花粗细完全依靠操作工的手感,虽然有加工标准,但要实现这个标准却

完全靠手感和经验。”裘祥庆不善言辞,可说起火车维修,“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那时候,我们的机械加工工艺不高,不仅齿轮箱密封不好,而且还经常有机油外溢……”对于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维修的那些“老爷机”裘祥庆记忆犹新。

“1995年,济南铁路局用外汇给我们车间购进了第一台美国公司出产的数控机床。”裘祥庆如数家珍地说。然而,第一台高科技生产设备进入车间后却遭到冷遇。因为操作师傅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经验,都不愿意使用新型车床,一是操作不

熟练,二是对洋设备有疑惑。为了让这台数控机床发挥应有作用,裘祥庆主动请缨学习数控机床的操作和维护。裘祥庆说:“当时原版说明书是一本厚厚的英文书,美国厂家提供的汉语说明书只是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很多操作都翻译得不清楚。”面对这个难题,裘祥庆一头扎进了资料堆里,凭借自己的钻研,不仅弄懂了这台进口机床的使用方法,维修起来也是驾轻就熟。

2007年,济南铁路局分配到一台从西班牙引进的数控成型磨床,被安置在了济南西车辆段轮轴车间。为尽快掌握这台高科技自动化精密设备的操作维修技术,裘祥庆还被派去西班牙公司学习了15天。回国后,养护这台设备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谁也想不到,如此高精密的设备,也会存在设计缺陷,在使用中相继出现了与配套机械手配合不当,开启舱门不到位以及顶尖不退回等问题,导致多次碰撞轴颈、车轴坠落事故,严重影响了轮对的加工效率和质量。对此,裘祥庆设计了多套设备改进方案,一遍遍地试验,终于通过安装一套舱门安全保护装置的办法,实现了自动锁链,消除了设备安全隐患。该项目获得车辆段年度创新一等奖。11年过去了,这台磨床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裘祥庆(左)向徒弟讲解车轴校正的操作方法。
本报记者 于泳摄

一个人的“春运”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强科

列车的汽笛声渐渐远去,充满年味的暖阳洒落在后长川车站。几间低矮的站房,两条无限延长的铁轨,红绿交错的信号机,疾驰而过的列车,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连绵山丘之间,构成了一幅和谐、有序的画面。

2月11日,正月初七,时针指向8点,53岁的崔剑开始起床洗漱准备接班。“辞旧迎新,平安畅通。”崔师傅自言自语地走进值班室,车站安全天数已刷新至5059天。

崔剑所在后长川车站位于甘肃白银市王岷乡后长川村后的山梁上,一名站长,一名值班员,一名候班员,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兰州车务段管辖的一个五等小站,1956年随着包兰线开通运营至今。包兰线是单线铁路,一个区间只能有一趟列车开行。上下行列车,相向交会或者同向往避,都要在这个五等小站完成。每当有列车通过后长川车站,值班员要按规定与邻站办理闭塞、开放信号、与列车司机做车机联控。5059个“安全天”换算下来,这个小站已有14年安全运行无事故。

崔剑在后长川车站工作了30年。

1989年,23岁的崔剑从部队退伍,成为兰州车务段一名铁路职工,身为共产党员的崔剑,退伍后主动请缨来到艰苦的小站,这一待就是30年,没舍得离开,用一生的青春年华守护在包兰铁路线上。

上世纪90年代,包兰线铁路电气化改造后沿线火车站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沿线火车站职工编制收紧,扳道员、站务员等岗位渐次被撤销,小站的工友越来越少。以往大家最高兴的休班,变成最耐的时光,只有两个人的行车室变得冷冷清清。

2010年10月份,后长川车站撤销了助理值班员岗位,方圆五里没有人烟的小站更加冷清了。值班成了“单兵作战”,每当列车经过,值班员要“自言自语”地重复作业用语,执行“眼看、手指、口呼”的作业规范。没有列车经过时,离席也不得超过5分钟。寂寞,像站台边的野草疯长,无可阻挡。

小站的寂寞不仅如此。大山阻隔,不通公路,还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职工来上班需要自己买粮买菜,坐白银至皋兰的城乡公交车到离车站最近的公路边下车,然后徒步50分钟爬

上山头到达车站。

崔剑说,今年的除夕他不寂寞。原来,农历大年三十早上8点,崔剑所在车间的党总支书记和后长川车站站长带领崔剑的妻子和休班职工出现在车站。崔剑夫妻俩因为工作倒班已经13年没在一起过春节了。

爬上后长川车站,崔剑的妻子怕打扰他值班,在运转室窗外望了一眼值班的丈夫便走进了伙房,休班的职工和站长一起



崔剑在值班室。
(资料图片)

粥。想到今晚过了零点就是初一,郝康还特意准备了新年礼物。

因为硬座旅客较多,上车后,雷杰临时从9号车厢调到1号车厢,又因为手机在值乘期间早已上交,她没能通知到郝康。

当郝康信心满满地走到熟悉的9号车厢时,却不见雷杰的影子,一连问了几个列车员,都说出乘时见过雷杰,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

这次因为晚点10分钟,原本停靠的8分钟变成了5分钟。上下完旅客,发车的铃声就急促地响起。郝康一下子蒙了,顿时觉得这次见面肯定泡汤了。

关键时刻,有人吼了一嗓子,“找到了,雷杰在1号车厢!”郝康闻声就往车头方向狂奔。相聚时间这么短,列车那么长,郝康跑过一个又一个车厢……

雷杰远远望见郝康,欣喜又心疼。眼看发车时间到了,郝康执意上车陪雷杰到前方的神木西站,被雷杰拦住了。

郝康只好赶紧将提前准备好的戒指、一束玫瑰花和保温饭盒塞到雷杰手里,轻轻拥抱雷杰,却始终没来得及说出那句“嫁给我”的话。

长长的汽笛声响起,列车缓缓驶离站台。这次相遇,只有短短1分52秒。郝康在站台目送着雷杰离开,百感交集。在回宿舍的路上,郝康哼起陕北信天游“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难……”

从相识、相知,再到相恋,长达4年的爱情长跑,郝康和雷杰用深夜8分钟的守候,守护着他们的爱情。今年他们约定,等这个春运结束就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他们的爱情如同一年又一年的春运,还要继续走下去……

一分五十二秒的爱情

本报记者 雷婷 通讯员 郜军山

安静的陕北冬夜,寒风起自荒芜的黄土高坡,萧瑟凛冽。2月4日,除夕零时的钟声敲响不久,郝康提上保温饭盒,步履匆匆地走进榆林火车站候车大厅。

由于部分路段积雪,郝康等候的这趟列车晚点10分钟。小伙焦急地等待列车,把手提饭盒紧紧抱在怀里,那里装着他亲手熬制的陕北小米粥。

郝康,中铁西安局集团延安机务段一名电力机车司机,担当榆林至包头区段的牵引任务。小米粥是送给他的恋人——包西线上K1686次列车员雷杰的。

时针指向零点47分,轰鸣的汽笛声撕裂着寒夜,列车缓缓驶入车站。郝康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列车到站后,郝康(左)终于见到了雷杰。
(资料图片)

4年来,这对90后铁路职工的漫漫爱情路感动了包西线上所有熟悉的工友。由于两人分属不同单位,不可能像其他恋人那样经常在一起,见一面都很奢侈,只能把依恋播洒在繁忙的包西铁道线上。每次两车相会,郝康都会鸣笛两声,算是对恋人最贴心的问候。

每当郝康不当班时,才是两人最幸福的时刻。因为雷杰值乘的列车会在郝康的工作地榆林站停靠8分钟,时间在零点37分,这8分钟始终是两人最难得的见面机会。片刻的相见,根本来不及互诉衷肠。雷杰会给郝康带一些水果和途经地特产,郝康则给雷杰带一些家乡小吃……这8分钟,他们两个不知盼了多久,等了多久。

郝康和雷杰两人是绥德老乡。2014年,郝康分配到雷杰所在的中铁西安局集团西安客运段“包扬车队”实习,雷杰是郝康的师傅。工作上,雷杰总是手把手地教他,生活中,雷杰更是贴心照顾这个“小老乡”。一来二去,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2015年8月份,郝康以优异的成绩和实习表现,被分配到延安机务段学习开火车。对于这个结果,郝康有点遗憾,他一直希望能分配到实习单位,可以和雷杰朝夕相处。然而,造化弄人,郝康和雷杰这两个奔波在铁路线上的年轻人,只能接受组织的安排。

在延安机务段工作后,两人从之前的朝夕相处,变成了“手机交心”,只要一有时间,两人就会用手机互诉衷肠。

2016年1月份,郝康申请调至条件比延安北更加艰苦的榆林运用车间,担当榆林至包头区间的牵引任务。郝康早就把雷杰值乘的K1686次列车运行时刻表烂熟于心,两人约定,如果遇到雷杰上乘,郝康休班有时间,一定去榆林车站看她。

我是贵州剑河县烟草局干部杨精泽,现任苗族、侗族聚居的深度贫困村台沙村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4年来,通过与村民团结奋斗,改变了台沙村的落后面貌。

2015年3月份,53岁的我怀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志来到台沙村驻村,信心满满地投入到了这场脱贫攻坚战中。

然而,当我来到村党员活动室,看见门口杂草丛生,室内布满蜘蛛网,一些书籍散落满地。眼前的景象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调研走访中,群众反映村“两委”不团结,村里发展没有方向。一道道难题就像一根根难啃的“硬骨头”摆在我面前,我连续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心如乱麻。

一天晚上,我听到有群众议论,“听说县里派来了扶贫干部,看来我们发展有希望了!”我下定决心,先把村党支部的“主心骨”作用发挥出来。

第二天我组织召开支部会议,坦诚地对大家说,我们要让活动室的灯永远亮起来,把发展台沙的信心树起来。

随后,我组织村干部和大家谈发展,思发展,谋发展。

修路是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一天夜里,村里的一位老人找到我说:“杨书记,党员活动室的灯倒是亮了,可是村里交电费的钱却没有,你答应修的两条路村里盼了几辈子人了,不能说假话哦。”随后几天,老人带着我介绍村里各户情况,让我有了更多发展思路。

我在走访中发现,村里16名退伍军人很有干劲,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脱贫致富。于是,我先把他们组织起来,重点维修高略、平棚两个边远村寨的硬化路。

开工那天,我和乡亲们说:“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们自己也要鼓足干劲。”

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投工投劳没有怨言,一个月后,3.3公里的硬化路顺利竣工。半年下来,村寨里的篮球场、风雨亭、幼儿园、路灯建起来了,党员活动室和农家书屋也翻修了。

同时,我还动员原单位同事捐款,成立了台沙助学基金,鼓励村寨里的孩子们上大学。百姓都说,台沙人勤快了,台沙村也变样了。

2016年1月份,我的驻村工作即将结束,台沙村干部和10多名群众代表徒步10多公里来到县政府,请求将我留下。

当我看到他们泥泞的裤腿和真诚的眼神,感到台沙村的父老乡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亲人。于是,我暗下决心:台沙不脱贫,我绝不撤回!

2016年3月份,我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发动村民用土地入股种钩藤、种西瓜、种蔬菜、养豪猪、养土鸡。一年后,村民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第一次有了积蓄。2017年,村集体收入40多万元,村里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第一次享受到分红。

我们趁热打铁,结合当地优势,争取到100亩大球盖菇种植项目,推动了土地流转,并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该项目属于订单农业,时间短、见效快,不愁销路,效益很好。随着几个主产业相继实施,实现了台沙村“人人有活干、户户有产业、家家有收入”的美好愿望。

2018年,全村产业收入有望达到250余万元,脱贫摘帽指日可待。看到村民们的笑脸,我无比欣慰。

如果有遗憾,就是我没有来得及兑现带母亲去台沙村看一看的承诺。

2016年3月份,是我们产业项目落地施工的关键时刻,我80多岁的老母亲胃出血,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母亲是一位老党员,当过村干部,深知农村发展之难。她对我说:“儿啊,听说你在台沙干得不错,那么多村民捺手印把你留下来,是盼着你带着他们致富。你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组织和群众的期盼,等娘的病好了,一定要去台沙村看看。”

我带着母亲的嘱托回到村里,把所有的精力和情感倾注在推动台沙村经济发展上,想要把台沙村发展得更好,再带着母亲去“检验”。

但是,我的努力敌不过无情的病魔和有限的时间。去年6月份,母亲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把台沙村的变化写在对母亲的悼念中,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把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和脱贫攻坚的要求落到实处,让更多群众乐享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 王新伟整理)

村民不富誓不还

杨精泽